

蜀山劍俠新傳

迷樓主小說全集

外二部



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

蜀山剑侠新传
武当异人传
武当七女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全集终审 崔元和
全集责编 张彦彬 姚军
终审 刘秀斌
复审 姚军
责任编辑 张彦彬 阎卫兵
设计 谢成
责任印制 董建设 丁国英 李林
责任发行 王东风 王锦飞



蜀山剑侠新传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武当异人传
武当七女
(全集第15卷)

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山西人民出版社独家发行·版权所有(太原并州北路69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 字数:405千字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ISBN 7-203-03701-0/G·1575 定价:25元

目 录

雪山剑侠新传

第一回	残月唱鸡声 轻飏柳岸	宝马双乘飞侠影 扁舟一叶渡洪波 3
第二回	嵩岳斗群凶 沧江逢绝艳	剑气纵横寒敌胆 眉痕缥缈见仙山 43
第三回	跃马渡长溪 潜身入古洞	客馆深宵闻异事 晶门玉屋访高人 93
第四回	诱敌啖灵芝 痴情怜慧婢	叱燕嗔龙 银虹独耀 明灯仙馆 宝镜双飞 117
第五回	劳燕竟同飞 匡床容小憩	迢递关山 浓情似酒 迷离春梦 美意如云 180
第六回	此去合双栖 再来成隔世	为有夙愿鸳盟 交深金石 依然前生鹤侣 眷属神仙 209
第七回	揽胜集冠裳 深情怜故旧	裙屐缤纷 大江东去 烟波浩淼 一雁南飞 264

第八回	小结全文 群丑悉歼霹雳火 情联五友 归帆同隐洞天庄 334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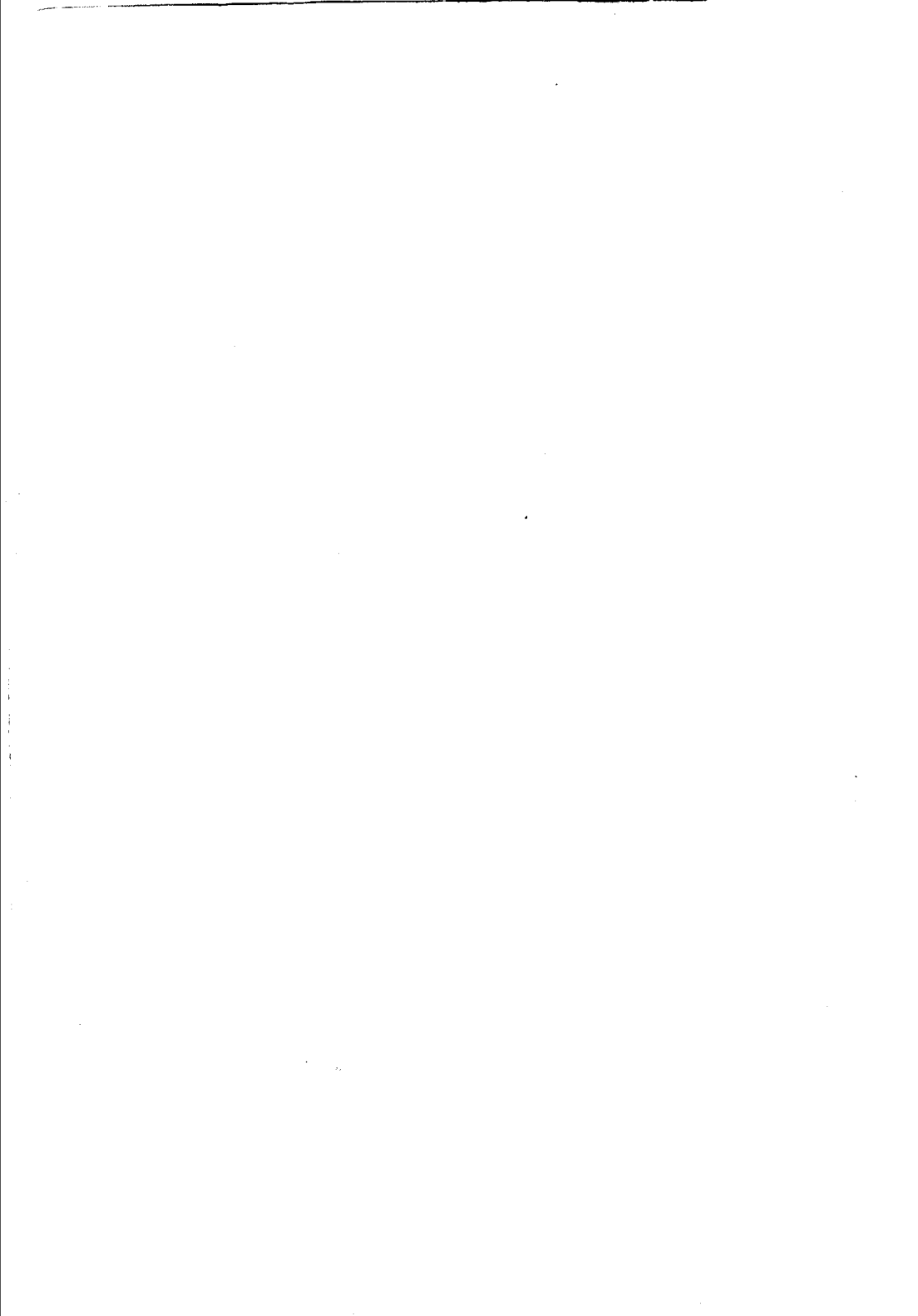
武当异人传

第一回	苦志望神尼 几树寒芳成独赏 痴情怜慧婢 丸灵药起余生 385
第二回	长笛暗飞声 明月梅花联爱侣 流霞腾幻影 疾风雷雨斗妖人 416

武当七女

第一回	黑狗搜魂 妖氛如海 明珠照暗 奇宝腾辉 471
第二回	临难识危机 义重情深拼一死 阴谋施毒手 烟笼雾约阻双飞 484
第三回	倚玉偎香 喜得卿怜情曷限 弹箏裂石 惊回孽梦恨难穷 500
第四回	万里渡关山 劫后精魂 仍依爱侣 千重消血雨 怀中灵符 忽化虹飞 517

蜀山劍俠新傳



第一回

残月唱鸡声 宝马双乘飞侠影
轻颺颺柳岸 扁舟一叶渡洪波

这是一个早秋的黎明之前，天还不曾亮出轮廓，山野草际的秋虫鸣声密集如雨，仅东方天际雾影中稀微微现出一痕曙色。残月已下林梢，天空中虽然疏落落点缀着数十颗星光，因为宿雾尚未全收，像那欲坠未坠的残月一样，全都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轻纱，随着一片片的淡云游移，不时明灭闪动。光景渐渐昏黄，连东方天边那点曙色都落在有无疑似之间。除却四边原野里的鸡声此唱彼和，一阵紧一阵，好似告诉人们天快亮了以外，大地依旧是黑沉沉的，比起前半时的朗月疏星，清光遥映，反更显得幽晦沉闷，简直看不出什么亮意。当地是河南偃师县城外，去县城东关约有二十余里，距离颍水西北岸已没多远，两边俱是接连不断的田野丘垄和稻侧的水沟，只当中一条大路。河南民风勤俭，天虽未明，鸡声初唱，居民十九起身，远近乡村中已渐渐有了人声动作，有的并还隐隐约约透露出两三点微弱的灯光。大道上依旧静荡荡的，不见一条人影。

就在这时，忽听远远传来一阵村犬吠声，紧跟着又是一阵极紧迫的马蹄之声，由暗影中飞也似驶来一骑快马，马背上好似一

前一后骑着两个少年。那马绝尘而驰，跑得极快，看去神骏非常，可是马上人一味加紧控纵，对它一点也不加顾恤。本由远处飞驰而来，眨眼到达水沟旁边一株大白杨树之下。前面坐的一个少年身材较高，忽然朝后低语道：“天快亮了，就是这里吧。”话未说完，也不管那马受得住受不住，倏地一勒马缰。那马受了马上人的鞭策，由二百里外赶来，正在翻蹄亮掌，亡命一般向前急驰，马上人的骑术又颇具功夫，正跑在紧急头上，哪禁得这猛力一勒，当时那马前半身连头整个高昂，人立起来，只剩两条腿往后滑退了两步，才立在地上。马头上的汗和马口里的热气融会着雾一般喷将出来，周身雨淋也似。紧跟着急嘶了两声，前蹄方始放落。马上人功力也正不弱，随着这突然起落之势，身子像钉在马背上一样，休说失惊滑跌，连往左右歪都不歪。马蹄一着地，后一少年也随声接口答应道：“你说得对，你我各照预计行事，就此分手，嵩山再见吧。”语声甫歇，人已飞身下马。前一少年道：“趁此路无行人之际，我打发了这畜生，再来追你。按说不久便可追上，可是今天形势也许厉害，前途难料。你不必说，我更是个熟脸，身家在此，事须缜秘，最好暂时各走各的，到了嵩山再见不迟。不必等我，免得彼此延误，转生枝节。我走了。”说罢，一拎辔头，回马便跑出半里多路，再一转侧，径往斜刺里羊肠小路上驶去，眨眼已无踪迹。

后一少年极目四望，已看不见前人的鞭丝身影。正待上路，忽然一阵大风过处，眼前倏地一亮。回头一看，就二人分手说话的工夫，大地已然雾散烟消，浮云尽扫，金光万道的一轮皎日，也自地平线上升起。仰视天空，青湛湛的，除却隐现青旻中几点晨星外，万里长空，一碧无际，更见不到丝毫云翳。同时远近村落中炊烟缕缕，摇曳飘光，农人牛马也已纷纷出动。原来天色本也不算甚早，只因黎明前起了一阵子雾，所以天色阴暗。后来风起，

晨雾一消，少年仁望征骑，又呆立了一会，自然晴空毕现了。少年方觉今日天气真好，猛又想起：“昨夜虎穴飞身，此时还不能说是脱离险境，昨夜逃时，又盗了仇敌的千里名驹，如被发觉，怎肯甘休？听说附近洛阳、偃师一带，到处布有敌人的党羽门徒，这些敌党全都眼生。那马骑时因在夜间，侥幸沿途不曾被人发现，此时又被良友骑去，诱敌入迷，虽占了几层便宜，毕竟仍以早到地头为是。”念头一转，少年立往东南方去路走了下去，一会便到了颍水西北岸。正待去往渡头，忽见左侧路上转来数人，都是身材高大，相貌粗野，眉目间隐现凶悍之气，穿着也都不伦不类，腰间包裹中隐隐凸起，好似藏有兵刃暗器之类。少年虽出身世家，入世不深，但人极聪明，又得过名武师的传授，对江湖道上人的行径，平日也曾听师友说过。打量这伙人决非善良之辈，弄巧就许是仇人的徒党。便把身子往侧一闪，意欲让过。

这一伙共是五人，对少年本未理会。经此一让，内中一个年约四十，面有刀瘢的，见少年相貌行径不似常人，不由得侧身回顾，盯了两眼。又看少年生得猿背鸢肩，英姿飒爽，脚底颇有功夫，以为少年不是土著。黎明过渡，至少也在当地留了一半日，不问是同道或是过路朋友，都不会不晓得。当地人物规矩，只一投帖，打过招呼，早有传知，怎会未闻说起？看此人又明明是个会家。当下由不得心中起疑，随向同伴低语了几句，冷笑着往渡口走去。少年见状，迟疑之际，未免惊慌。再看前面便是渡头，因天色刚亮，一般行客商贩俱抢头渡，渡客着实不少，船也快开。先过去那五个大汉，正往船头走下，内中两人各用一双怪眼瞟着自己，又正在交头接耳，颇似不怀善意。情知不是好相识，如在平日，自负一身武功，也还怕。无如昨夜刚惹了一场乱子，路上良友再三告诫，说对头党徒众多，厉害非常，不得不加一番小心。暗忖：“船已满载，何必与之同渡？来时曾见上流头柳荫之下有一

小舟，何不去往那里觅船另渡，省得和昨日一样惹事愠气。”念头一转，便把脚步止住。船家本因客已上完，急于开走，又见少年不似要过渡的神气，将篙一点，船便离岸。

少年遥觑五大汉面带疑诧之容，互相交头接耳，越料不怀好意。当下故作不知，依然徐步前行。等船走远，忙由近侧树林中绕出，往上流头走去。到后一看，那船是只小渔舟，停在一株柳荫之下，柔条毵毵，低可拂水。树侧旁泊舟处，有一片小空地，遍地杂草野麻之类，高几及肩。孤舟斜横，空无一人。水面又宽，无法飞越。少年方悔适才平白小心过甚，引起歹人疑念，并还错过渡头，等它回头，不知要候到几时。适才又见船到中途，五大汉曾向船人耳语，分明踪迹已露，便回来得快，还须防他暗算。来路又无人家，不知渔人何往，家住何处。

心正愁急无计，忽听头上叭的一声，少年疑有变故发生，忙往左侧闪避。定睛一看，原来是两小团泥块，不知何故，会在空中互撞，击成粉碎，沙土四下飞溅，雨雹也似散落下来，却不见半个人影。心中奇怪，正在四下巡视，观察来历。忽听头上有人喝道：“俺爹走时不叫你惹事，这客人又没见他怎的，为何与他作闹？”少年寻声注视，原来高柳之上，卧着一个短衣赤足，年约十五六岁的小孩。那株柳树，粗约四五抱，高约五丈，枝条甚是繁茂。小孩用高枝上面柔条，结了两个圈儿，分套头脚，身体笔直，横卧其中，秋千也似将人悬起。离地既高，又有繁枝密条遮荫，少年初到，只顾寻觅渡船，所以不曾发现。行家眼里，一看便知是轻功中的仙人担，并还加上劲功中铁板桥的身法。最难得的是用这么细纤柔弱的柳条将人悬起，不特身子笔挺，竟能侧转头来，朝着对崖大声数说。不是软硬功夫有了极深根柢，怎能到此境地？少年心中惊奇，方欲开口询问，同时猛又听到对崖另一小孩接口道：“哥哥，俺疑心他是昨晚那位老人家说的那话儿，怕要捣鬼呢，特

意试他一试，如今知道是看错了。俺爹回来，不要告诉，省俺挨骂。”

少年再循声一看，原来离岸两丈远近，有一土崖，崖前也是草树丛生，另外立着三四块石头。知道当地穴洞而居的人家很多，这两小孩既在这里，必与那船有关，即便不是他们所有，也可以托他们领寻船主。心念才动，便见一条小人影子由一块六七尺高的天然石山后蹿将起来，身法甚快，只一两纵，便到树下。紧接着又听呼的一声，柳影微闪处，树上小孩也已飞落。少年见两小兄弟俱似得过高明传授，本就爱才，又当事急用人之际，说话甚是谦和，没等两小兄弟说话，便先笑问道：“二位弟台年纪轻轻，竟有这好武功，请问贵姓？”小的一个方要开口，给大的一个止住，抢先答道：“俺兄弟二人，一叫何成，一叫何玉。客人你只夸讲俺，你的功夫也不错呀。你贵姓？”

双方这一对面，少年更看出何氏兄弟二目神光饱满，面有英悍之气，与寻常顽童迥乎不同，越发添了喜爱。听问贵姓，不知不觉脱口答道：“我叫孙同康，哪有什么功夫？”话才脱口，猛想起昨遇敌人，尚且未露行藏，如今尚在敌人势力圈内，怎倒对两个初会小孩吐出真名？话出如风，无法再改，方悔粗心大意。哪知何氏兄弟早在他未来之前，看出一点形迹，本就惺惺相惜。少年人多喜奉承，孙同康人既谦和，又恭维二小的武功，越发心喜。再听说出名姓，何玉忙抢道：“你不必客气，俺弟兄当你由渡头绕到这里来时，早看出几分了。实不相瞒，俺刚才发那泥丸，并不是打你，不过看你来路，身法那么快，武功必好，想试试你眼力。俺哥看错，当我有心想事，也发泥丸将它打落。不想你人真好，一点也不小看人。你适才东张西望，可是想借这船渡你过去吗？”孙同康还未答话，何成接口拦道：“你怎又多事，忘记爹爹走时所说的话么？”何玉把怪眼一翻，答道：“哥哥你怕多事么？你怕，俺

不怕，何况还有那位老人家，他喜欢俺，肯帮忙呢。”同时又朝乃兄使一个眼色，将小嘴往树侧一努。

何成似未理会，正色答道：“孙客人，这只小船实是俺家的，俺爹虽不在家，俺弟兄均知一点水性，也能作主，送你过渡不难。只因俺看你来时往渡口的路上好似犯了人家规矩，再不便是这伙人要和你作对。俺弟兄也非怕事，无奈俺爹隐居在此，本就有恶人想寻俺爹晦气，怎可再和地头蛇作对？照说不能渡你。一则你这人很好，二则俺爹不在家，俺兄弟年轻，有点推托。这都不说。俺们还有一位大靠山，有了他在，什么大乱子也不怕。可惜他老人家原说今早来的，天还没亮，俺便守在这大树上，直到如今，还不见这位老人家的影子。也许有什么事耽延未来，你又非赶紧过去不可，否则等有人来打了招呼，就更不好办了。”说时，何玉已把缆索解下，催道：“哥哥，有什么话，上船再说吧。”

孙同康本就心急，再听两小兄弟语气，越发惊疑，料知不是善地，再迟必有敌党寻来。便是这两小孩也非寻常，敌党情形必有知闻。觉着越早开船越妙，且到船上再行探询。闻言不等招呼，口称多谢，脚一点，便往船头上纵去。那渔船本来甚小，少年虽有一身好武功，水面上事却从未弄惯，又当心虚情急之际，落脚稍重，何氏兄弟恰在此时连索带人一齐纵落，如非何氏弟兄是会家，几乎将船侧转。就这样，还晃了两晃，才把势子稳住。船本随波荡去，孙同康立在船头上，见何成正持桨要划，忽听答的一声响，猛又觉脸上中了一下重的。一摸，乃是一滴水点，不知怎会打得生疼。再定睛一查看，由岸侧丛草里落下一根细长柳枝，正搭向船头之上，那船便不再顺流下淌。时当汛期，水涨流急，只见船头上激起来的浪花滚滚翻翻，顺两舷两侧往前驶去。那船却似定在逆流之上，更不再动。仓促之间，没看出是何原由。又见何成放下木桨，停手欲起。心方觉异，正想问话，忽见何玉笑嘻嘻

嘻朝着岸上说道：“你老人家甚时来的？俺弟兄守了一早，怎未看见？来了不露面，不放船走则甚？”话未说完，便听岸上有一老人声口答道：“呸！你这个小鬼头，我还没有给你找到师父呢，先就说鬼话。你后来真没看见我么？你哥虽没见我，后来你和他做鬼脸，已然知道，还要装腔。以为拿顶高帽子给我戴戴，就没事了么？我昨晚为他找人，忙了半夜，就这样酬谢我么？你两弟兄，一个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借船这小鬼，越发可恶。既敢惹事，就该有胆子。也不想，怎么来的？寻人借船，原不妨事，就没生着好眼睛，等主人上去，再上也不迟，冒冒失失往上便跳。我从放完了人家的马，就来此地，想钓两条鱼来下酒，好容易有鱼上钩，吃他惊跑，如何能与甘休？快对他说，他急我不急，快快赔还我老头子一尾金色鲤鱼，就放这船走，不然休想！”

孙同康循声注视，见发话那人是个矮老头儿，站在岸侧丛草里面，手持一根丈许长的柳条，枝梢一端搭向船头。那么柔细的柳枝，竟如钢钩也似将船搭住，一任洪波急流冲激，不曾移动分毫。估量适才脸上挨那一下水点，也是此老所为，不禁大为骇异。情知遇见异人，因忖口气，除似有点讹人外，不像是有恶意，也不像是仇敌一党。暗觑何氏弟兄，眼望着自己，微笑不言。匆迫之中，只顾脱身，也未详审对方语意，忙接口答道：“我实是忙着上路，无心之过，老人家不要见怪。鱼我设法赔还，我用银子折价如何？”话才出口，老头子已由草里走出，手中柳条一带，船便傍岸，老头也款步走上船来。这一对面，孙同康见老头穿着一件半长的黄葛布短衫，足登一双旧麻鞋，手仍拿着那根柳条，身材奇矮，人也又瘦又干，清疏疏一部花白胡须，眯着一双小眼，看不出一点异处。柳条一去，那船立时顺流淌去。何玉抢过双桨，微一拨划，船便横过，直指对岸，乱流而渡。

孙同康早从身畔取出三两多散碎银子，未及开口，何玉侧顾

笑道：“昨晚俺便给你老钓了两条鲤鱼，足够斤多重一条，再有孙客人送你的钱，足够你老人家一醉了吧？”老头把小眼一瞪道：“小鬼知道什么，我还替人取包子呢！能剩多少？”孙同康方想：“人称自己矮昆仑，已是够矮的了，这老头竟比自己还矮，真乃少见。”及听出老头意似嫌少，暗忖：“江湖上异人甚多，何不做个十足人情？”随口接道：“老人家如不够买醉，银子还有，只不叫我赔鱼好了。”老头怒道：“你当我用柳枝钓鱼，是讹你么？适才眼看钓上，被你惊走，却是不赔不行。不信，我先钓一尾，给你这不开眼的娃儿见识见识。”口说着话，手中柳条往水面一搭，跟着手往上一扬，便有一条长约三尺的黄鳝随手扬起，悬在空中，不住腾跃，乱挣乱蹦，兀自不能脱身。何玉笑道：“老人家，你钓错了，是条黄鳝。”老头道：“我只叫这厮开开眼，我生平最讨厌和蛇一样的东西，谁耐烦吃它？你钓那两条鱼，留给你娘吃吧，我不要。前日所说那老友，本已多年不见，昨夜竟会无心相遇。他虽比我还穷，偏有两个好徒弟供他吃喝，酒吃多少，也有人会钞。我要走了。”说时，手早捞起，只一甩，便将黄鳝甩落，那做钓竿的柳条也随手扔掉。

孙同康见这一老一小，都是那么瘦小枯干，生相丑怪，神情言动无不滑稽，暗中好笑，早想问姓名来历，偏插不进口去。虽听出老头有了行意，因船已行至中流，水深浪急，其势万无回舟之理。正以为老头也是渡往南岸，再行上路，没有在意。何玉一听老头要走，忙把手中双桨朝乃兄一抛。紧跟着身形微纵，已到船头。同时口中急喊道：“老人家，你答应的事呢？”老头回头笑道：“这老花子，自从前些年收了一个姓杨的徒弟，不争气，去往凝碧崖现眼以后，觉着丢人，已然向我服输，改了脾气，不要你这样淘气小孩子。”头两句话才出口，人早由船头上往前一迈步，走向水上，人也没往下沉落。那么大的波浪，竟然从从容容踏着

水波，如走平地一般，往来路西北岸横渡过去。

孙同康见状，大为惊异，忙喊：“老前辈，请暂留贵步！”说时迟，那时快，何玉一把未将老头揪住，见人已离船，踏波而去，越发情急，口中急喊：“你老人家说了不算，那是不行！”声随人起，脚登船舷，双手合掌当胸，朝前面略微一伸，身子朝前一探，一个鱼鹰入水的姿势，便全身穿入洪波之内。夏汛期中，水色甚清。何玉年纪只十二三岁，人又生得瘦小，穿向水内，声息全无，水性极高，整个身子没向水面三尺以下。只见身子微一曲伸，双手往外一分，双足一蹬，立即穿出老远，身法甚为灵巧。隔水望去，活似一条人鱼，在水面下乱流急驶，好看已极。老头仍在水面上缓步从容，并看不出怎样快法，何玉偏赶他不上，相差老是尺把远近。这一老一小，晃眼到达北岸，仍是老头先上岸。紧跟着，何玉也由水里冒起，箭一般往上蹿去。老头也没理他，径自往上流头坡岸间走去。何玉也不再发话，随在后面，朝前急赶。一前一后，刹那间已走入丛树之中，没了影子。

孙同康不禁看得呆了。人去以后，想起真个糊涂该死，先前既已看出老头是位隐迹风尘的异人奇士，结局仍是失之交臂。正在越想越悔惜，忽听何成笑道：“快拢岸了。我看你从外乡来此，前行路径知道么？”孙同康闻言，猛想起老头固是异人，何氏弟兄休看年幼，也非常流。他们既与老头相识，想必知道来历。先不回答，转问道：“弟台与适间那位老前辈，相交多年了吧？”何成笑道：“我弟兄也只相识得三日。问他姓名不说，要俺们叫他矮子。俺弟兄不敢无礼，只称呼他老人家。他脾气古怪极了，却爱俺玉弟，说要替他找个好师父。俺天没亮便藏在树上等他，哪知他来了好一会，就在树底下，竟会没看见。还是玉弟眼快，一到便已看出。本心是想请他助你一臂，所以初见时那等说法。玉弟使眼色，俺只做不知，仍给看破。看老人家对你，好似有点意思，但

拿不准。他如不愿管的事，任你怎样求他，也是无用。俺知道的，也只这一点。如今你要上哪儿去呢？可否说与俺听？”

孙同康见何成意甚诚恳，料知无他，便说明自己要去嵩山寻人，大小两条路俱已听朋友仔细说明，只是适间往渡头路上所遇五人似非善类，不知此行有无波折。又问何成走哪条路好。何成道：“这样问法才对。其实你的事不说，俺也猜出几分，好些话都不便由我口里说出。此行你走对头谷口小径，较为稳妥，不过你的对头实在厉害。你走到谷口那一带，如有什么事发生，自觉不可力敌时，那里俺弟兄常去采药，有两三处隐秘所在，足可藏伏。你只要今日能赶到嵩山双松坪，或是云林寺，就不怕了。俺早防到此，上岸的地方，便是入山小径的起点，以免前半截在田垄间跑，被人发现。”随将孙同康前说途径，略微指点改正。

船已到岸，孙同康自是感谢心喜，一面殷殷执手，订约话别。又以何家打鱼为生，必甚寒苦，欲取包中银两相赠。何成低声推谢道：“孙大哥，休看俺家打鱼为生，那是没法子的事，银钱并不短用。再说不久也快好了，以后相见日长。承你不弃，当俺好朋友看待，不是俗人眼睛，请你不要这样。过几天俺弟兄还要找你去呢。”孙同康不好说明所去之处外人不能前往，随口应诺。本还想请何成将银收下，嗣见何成面色已然不快，只得罢了。心中本甚喜爱这两小弟兄，经此一谈，越觉对方不特武功、水性过人，便是谈吐、神情也迥异寻常，极想结纳，就便日后访问那矮异人的行踪。无如时延势危，不敢多留，没办法只得致了谢词，作别起身。才一上岸，何成把手一推，便将船拨转，仍和先前一样倒划过去。

孙同康从来未去过嵩山，所行又是山僻小径，崎岖曲折，甚是难行。尤其前半望山亭、两路口等地歧径四出，不易辨认，一个不巧，走入歧道，急切间休想出来。总算运气，所遇何氏弟兄